

乡梦不休一碗粥

□于振邦



“喝——粥——来……”伴着拉长了音调且又高亢的叫卖声,我们沿街循声而去,挤在人群中,围着大口陶瓷缸争相买着飘香的白粥……昨夜梦回旧时光,我又一次回到了家乡,去一中门前的街上买粥喝。

打上小学时起,我就喜欢喝粥。每当秋冬季节,一听到卖粥的老伯沿街吆喝的声音,我就会眼巴巴地向外望着,贪婪地吮吸着那飘来的一股股势不可挡的醇香,也会努力竖起耳朵,想多听一听他那浓重的乡音:“喝——粥——来!”

他那个“喝”字,喊得实在是在简短,而“粥”呢,则一波三折,不由得你不动心!倘若是在清晨,喝上一口扑鼻香的热粥,会感觉整个街道都好似在温热中渐渐苏醒;而到了午后或傍晚,要再喝上一碗,简直是口齿生香,能解去整日来浑身的疲乏和所有的不自在……

那真是一种我至今都会日思夜想的乡音乡味!

上了高中之后,我和同学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多了。但每每放学后,我们都差不多会三三两两地,带着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宽口水壶,走到一中校外边的粥摊,美美地喝上一壶从那口特制大肚子陶瓷缸里盛出的温烫的白粥。也正是在这买粥与喝粥之间,我们慢慢地读懂了余秋雨的《苏东坡突围》,背熟了《春江花月夜》里的诗句,唱会了“小虎队”的《逍遥游》、王杰的《回家》以及郑智化的《水手》……记忆犹新的是,家境不好的同桌,乡下女孩汤玉栗,也会很节省地与我们一道买上一小碗白粥,一边伴着夕阳在小摊边喝粥,一边演算着乏味的数学题……

后来,我就一遍遍地问母亲关于白粥的做法。忙碌中的她,总是说程序并不复

杂,可我却在一回回的期待中,渐渐意识到要喝到自家做的白粥,真是一件奢望的事!幸好有一次,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了白粥的做法,于是自己也尝试了一下。无奈不得要领,大米、小米与黄豆配置比例失调,而火候控制得也很糟糕,致使粥糊得厉害,根本没法喝!

前不久到某地出差,听闻当地粥的做法和家乡极为相似。寻了好久才在偏僻角落发现了一家卖粥之处,于是急着狂喝了一大碗,竟又找回了往日滋味!此粥虽形若米水糊状,却不改当年口味,入口稍含豆瓣清香。我又要了一碗细细品尝着,深感醇美无比。

粥摊主人告诉我,白粥不仅温润养胃,还有解酒之良效。只是熬制过于繁琐,虽老少皆宜,价格却极为低廉,一大缸卖不了几个钱!近年来,更在中西杂糅的快

餐文化冲击下,被撕扯得不成了样子。因而,现在卖这种白粥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

无限地想象着当年在一中门外挤着买粥的热闹场景,我的心里顿时出现了极大反差。后来,父亲告诉我说,家乡的卖粥人已过世多年,现在想喝到口味地道的白粥,是真地有些困难了。

“喝——粥——来……”我躺在青岛静美的海边,恍惚中又一次听到了那飘在家乡街道上空的卖粥声。

沉沉乡音传梦事,阵阵浓郁恋家声。我唯有在千里之外,永无休止地念想着那从大肚陶瓷缸里盛起的一碗碗香白之粥……

春雨里的春天

□宋永生



有道是:“春雨贵似油”,它飘飘洒洒,缠缠绵绵,滋润着原野,洒落在村庄、田间……然而,此时此刻的春雨像着了魔,吹着噼噼啪啪的号角,像千军万马驰骋而来。水面荡起了欢快的涟漪,地上白茫茫的一片,我瞬间被它俘虏了,浑身湿漉漉的,落汤鸡一般。

唰唰唰,唰唰唰……雨水打在脸上,冰凉刺骨,好像还带着冬的严寒。不大一会,我的双眼睁不开了,模模糊糊,看不清前面。停下来,抹几把“泪眼”,但有些腿软。我的双脚如同站在冰窟里一样,不自觉地打着颤。走了几步,停了下来,再走几步,真是步履艰难。

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,没想到春雨也如此勇猛、强悍,她打消了我的窃喜与心欢。汽车在身边飞驰,真不知道它们是在欢愉还是在躲闪。雨啊,你下吧,猛烈地下吧!来个“一醉方休”,秀出你的精彩和斑斓,老农们正期盼着呢!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。春雨给春天穿上了一件绿色的轻纱,给人们编织了一个靓丽的梦,伴着鲜花娇艳。下雨,真好!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我真想酌一杯清酒,与雨共舞,熏醉东风,也醉倒自己。

“滴滴——”一声鸣笛,一辆公交车停在身旁,我很感激地坐上公交。车上乘客并不多,一对“父女”引起我的注意。女士已是不惑之年,但仍不失素雅端庄、小巧玲珑。老人看似“退休老干部”,干净整洁、慈祥友善,在他座位旁的过道边还放着一把手推轮椅。女士注视着我,微笑着说:“坐里边吧,我们很快就要下车啦!”我点点头,会意地坐在了里边。很快,女士麻利地收拾好包裹,先把轮椅放在门口,小心翼翼地搀扶起老人下了车坐在轮椅

上,消失在视野里,轮椅上方的一把杏花伞显得格外美丽。

“看,这闺女真孝顺!”“这就是老人的福气!”……车上的人啧啧称赞。

“这是老人的儿媳妇!”司机拉了一下口罩笑着说,“她叫红杏,经常坐我的车陪老人到公园锻炼。”“老人的儿女呢?”坐在司机后边的乘客问。

“有一儿一女。女儿嫁得远,儿子是企业主管,工作忙,照顾老人主要是这位儿媳妇。”

“她的婆婆呢?”我有些疑问。“婆婆年纪大,身体也不是很好。”司机认真地说。从司机那里得知:红杏现在的“婆婆”其实就是负责老人日常生活的保姆,她没了男人,儿女不上心,于是便和老人“搭伴”过日子。红杏对两位老人视如自己的亲生父母,“婆婆”就不想回去了。老人是老干部,因一次意外失去老伴,生活不能自理,这几年多亏了红杏的悉心照料……

上灯了,霓虹闪烁,灯火通明;沿河路畔,火树银花,如梦如幻,灯火映照着这场春雨犹如一幅春意写生画。

我下了车,春雨还在下着,像唱着一首欢快的歌,荡漾在心里,缓缓地,暖暖的,甜甜的。

柳帽儿

□李固国

柳笛声声,从河滩那里传来。

我想起了小时候,寒食节,老家有折柳的风俗,说什么“寒食不折柳,死了变条狗”。自然,最好玩的是把柳枝编成柳帽儿,戴在头上。

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年四季,难得吃几回鸡蛋。这一天是除外的,大人们把鸡蛋煮好,分给孩子们,一个个笑逐颜开,都跟着高高兴兴一回。

孩子们兜里装着鸡蛋,跑到河滩上,拿出来,碰一碰,看谁的硬。不大一会儿,一个接一个鸡蛋先后碰烂了,烂了就吃了。撑到最后不烂的那个鸡蛋,也没有了存在价值,主人有点舍不得,在伙伴们的怂恿声中,还是吃了。

下一个节目,就是爬上柳树,开始折柳。我们一个个站在大柳树树杈上,抬起脚,伸开手,一根根折柳枝。末了,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大把,开始编柳帽儿。

把一根稍粗点的柳枝,窝成一个圆圈,然后把细柳枝,一根根缠绕。中间,还要试着戴在头上几次,争取大小正合适。不大一会儿,柳帽儿就编成了,戴在头上。柳叶密密麻麻,外伸的树枝三三两两,仅仅看头的上部,觉得是一小片灌木丛。

一个小伙伴很有创意,喜欢用长长的垂柳枝编柳帽儿,又大又多,卡在头上,把身子也遮住了大半部分。他拿着一根



棍子,当作狙击枪,趴在粗大的树枝上,对着我们,嘴里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。

受此感染,我们纷纷掰下树枝,去掉多余的枝叶,双手端着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瞄准,模仿电影里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样子,指向不同的方位。一个年龄较小的,费了好大劲才爬上树,“射击”太专注了,一脚踩滑,差点儿掉下来,幸好被别的树枝挡住,有惊无险。

大伙见状,就下来了,别管谁出了事,回到家都不好交代。在河边,我们戴着柳帽儿站成一排,扛着树枝,喊着口号,有种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的味道。

柳帽儿在水中的倒影,彼此连接着,晃动着,映得水面也成了绿色。我也觉得自己仿佛置身满是硝烟的战场,隐蔽在一个角落,寻找战机。

那个年龄最大的“孩子头”

喊了一句:“卧倒,射击!”伙伴们不约而同,趴在地上,端起树枝,对着河对岸瞄准。我脑子反应慢,愣愣地站着。

身边的伙伴用脚踢了我一下,说:“快点,否则,你会被敌人打死。”大伙趴成一道线,柳帽儿连着草丛,绿油油的,从远处看,还真的看不出有人在这里。

不知谁把自己的柳帽儿丢到了河里。柳帽儿浮在水面上,随着水流缓缓移动,引得一群鱼儿追逐嬉戏。

还是那个“孩子头”,懒得理我们了,坐在树下,做了一个柳帽,放在嘴里一吹,悦耳动听,抑扬顿挫。受到启发,大伙一个个专心地做起了柳笛。手笨的几次不成功,就找人帮忙。

回家了,排着队,戴着柳帽儿,吹着柳笛,一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。